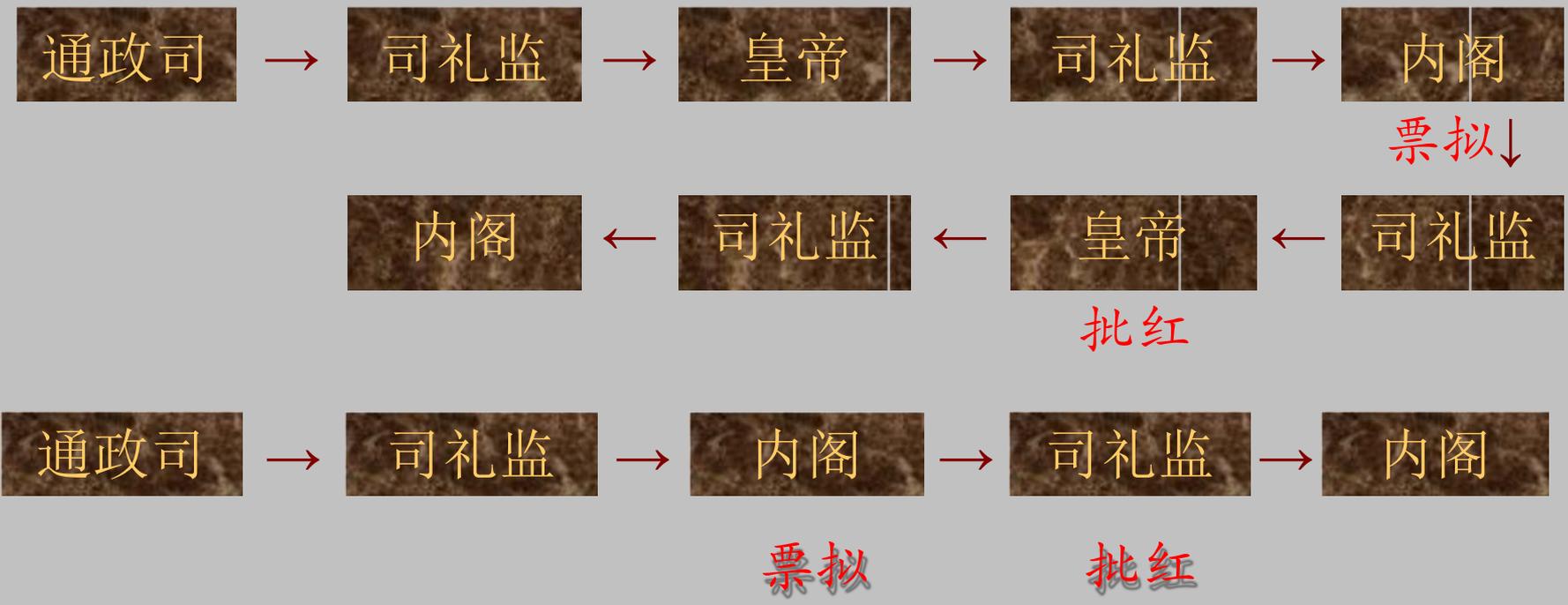


内阁制度与宦官专权

宦官专权

明朝废了宰相，形成了部分的权力真空，这为明代宦官专权提供了空间，使得宦官得以以皇帝家奴的身份窃取了部分皇权。



内阁制度与宦官专权

皇帝不理政事的时候，容易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

《廿二史札记》卷三三《明内阁首辅之权最重》
“人主不亲政事，故事权下移，长君在御，尚以票拟归内阁，至荒主童昏，则地近者权益专，而阁臣亦听命矣”。

四大权圈

庙号	年号	宦官	主管
英宗	正统	王振	司礼监
宪宗	成化	汪直	西厂
武宗	正德	刘瑾	司礼监
熹宗	天启	魏忠贤	司礼监

内阁制度与宦官专权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

内阁制度与宦官专权



豹房勇士铜牌

上……遍游宫中，日率小黄门为角觝蹋毬之戏，随所处辄饮宿不返，其入中宫及东西两宫，月不过四五日。…别构院籓，筑宫殿数层，而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栉列，名曰“豹房”。初日幸其处，既则歇宿，比大内。令内侍环值，名“豹房祇候”。群小见幸者，皆集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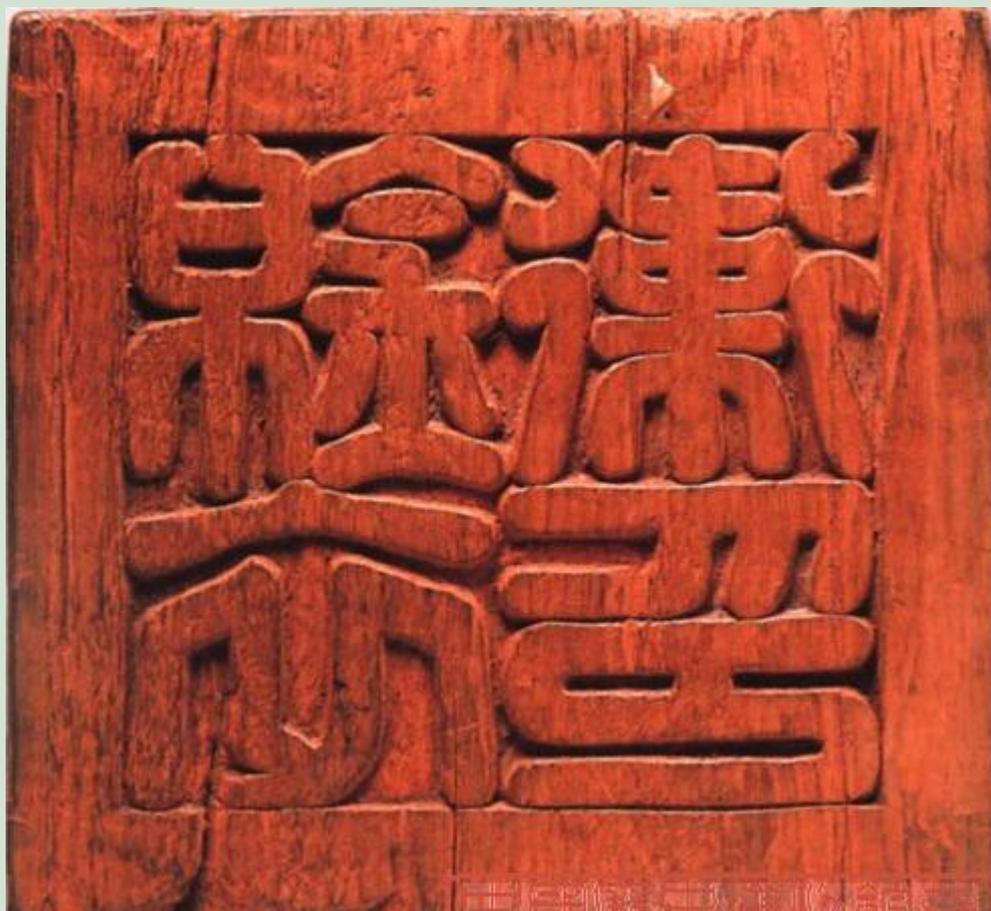
——《明武宗外纪》

内阁制度与宦官专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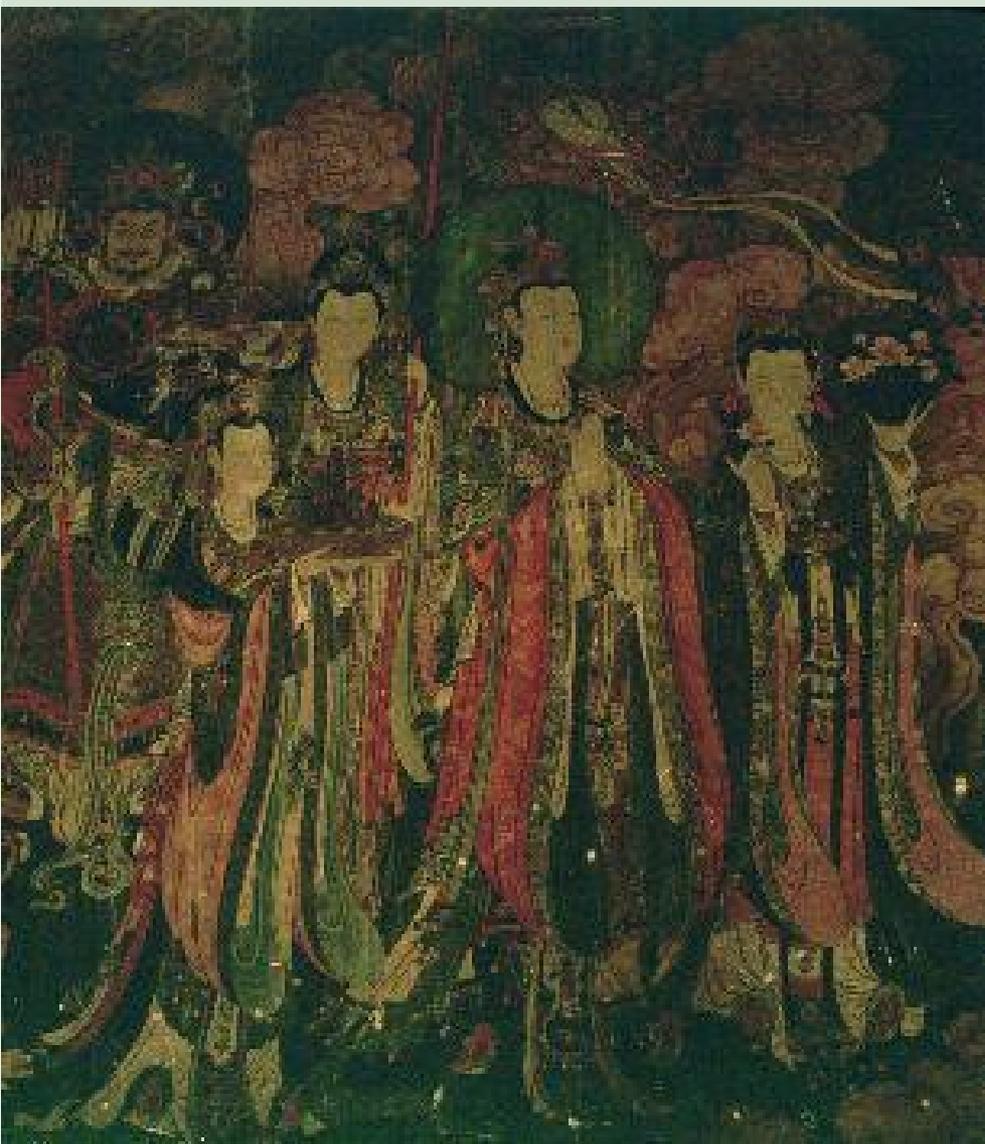
宦官专权

明代宦官掌握东、西厂和锦衣卫，是明朝特务政治的代表，是其得以专权一因。在皇权制度越发成熟的明代，宦官专权并未对皇权构成威胁。

明锦衣卫印



内阁制度与宦官专权



北京法海寺壁画

帝释梵天图

善财童子



三、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农业：耕地扩大

在单位面积产量提高有限的情况下，主要增产的途径就是扩大耕地面积。随着平原地区出现人满为患的现象，开垦越来越进入丘陵山区和边远地区。明朝耕地面积超过8亿亩。

农业：新品种引进

新引进和传播推广的外来作物如甘薯、玉米、土豆、花生等具有耐干旱的特点，不需要很好的水土条件，这使地形崎岖和干旱贫瘠的土地得到了利用。

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农业：经营性地主的出现

谭晓，邑东里人。与兄照俱精心计，居湖乡田多洼荒，乡之民皆逃农而渔，于是田之弃弗治者以万计。晓与照薄其值买之，佣乡民百余人，给之食，凿其最洼者为池，余则周以高塍（chéng）辟而耕之，岁入视平壤三倍。池以百计，皆蓄鱼，池上架以梁为菱（bá）舍，蓄鸡豕其中，鱼食其粪又易肥，塍之上植梅桃诸果属，其污泽则种菰苽菱芡，可畦者以艺四时诸蔬，皆以千计。……于是岁日益饶。

——《常昭合志稿》卷四八《轶闻》

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如果说说明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还是耕织结合的传统经济的发展，那么明中后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则是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上开创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王毓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

手工业：规模扩大

明代以后，手工业的生产，已开始脱离农家副业的性质，而向着工场手工业的道路前进，并在生产系统上逐渐组成为一个有机的构成。

如松江的棉布、苏州的丝织、江西景德镇的陶瓷等，不仅规模大、质量精，而且逐渐发展出一些专业的城镇、专业的乡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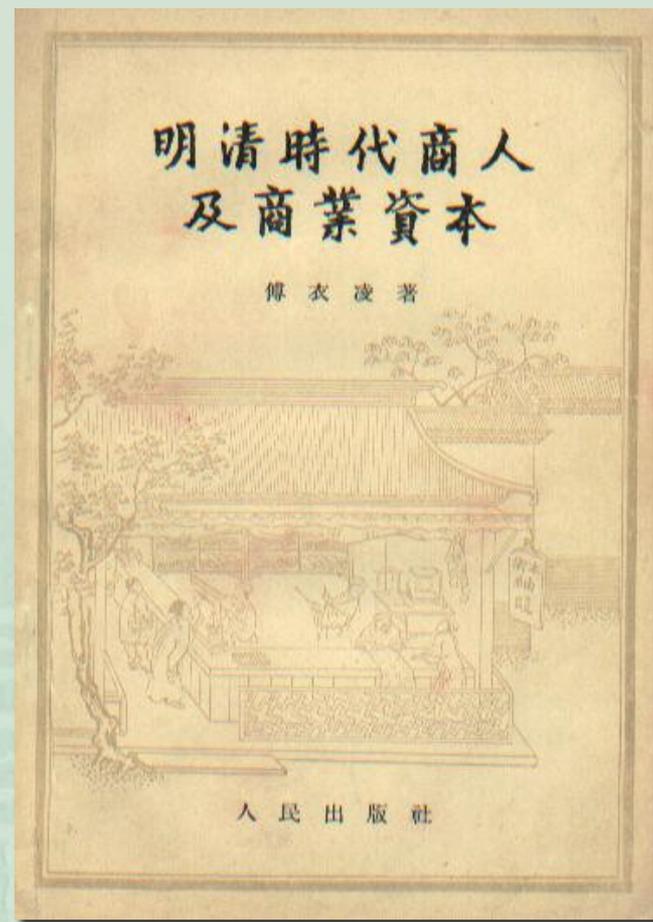
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商品经济的繁荣

明代中叶以后，中国的工业原料生产与粮食生产分工逐渐明显，出现有些地区专种经济作物，而另一些地区则以粮食生产为主，因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不仅有消费品的交流，也有工业原料的交流。……象这一种工业原料品的交流，应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

明清时期……商业的规模、商人的活动范围和商业资本的累积，都大大的超越了前一个历史阶段的水平。

——傅衣凌



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商品经济的繁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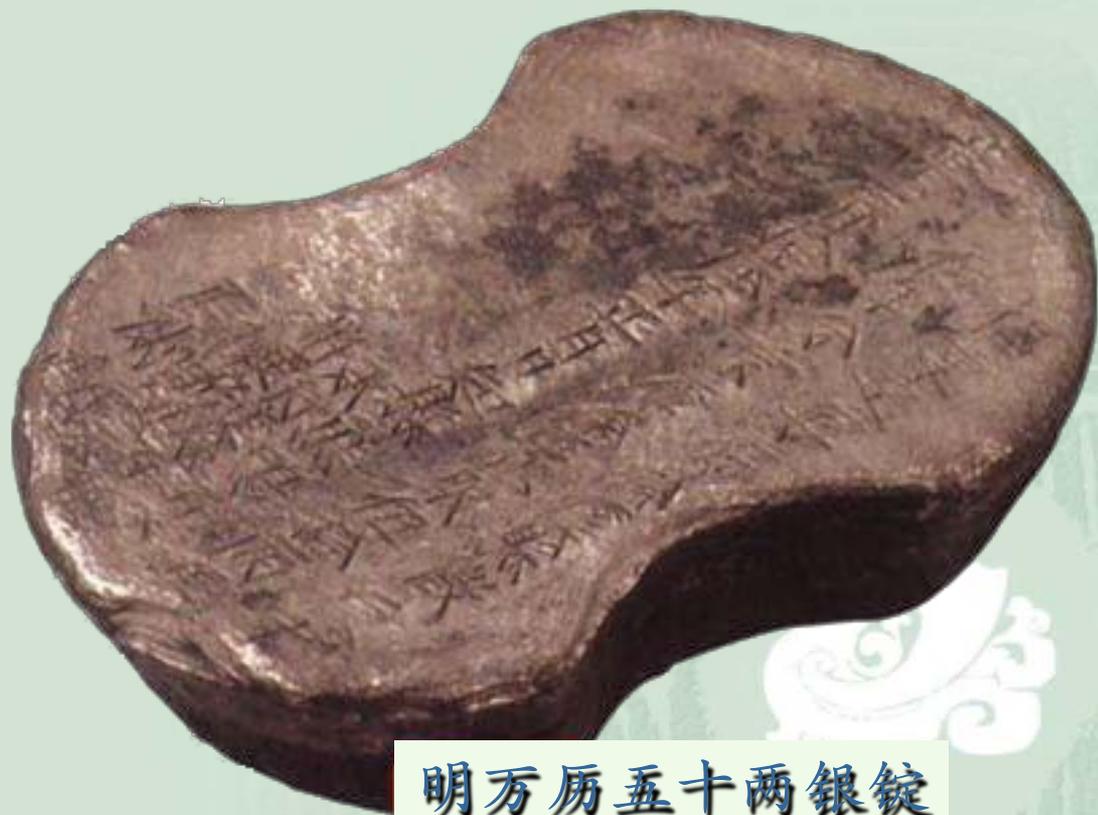
进一步发展的农业和手工业，促使了明代商业的繁荣。不少商业城镇兴起。如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它们是完全因商品经济而发展起来的工商业城镇，合称“天下四大镇”。

北京、南京、杭州等旧城镇的经济职能也在强化。

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商品经济的繁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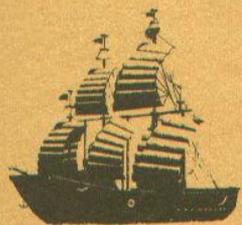
丝绸、瓷器的出口，在明清两朝为中国赚来大量的白银。“白银货币化”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现象。



明万历五十两银錠

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本书获1999年世界历史协会图书奖头奖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白银资本

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二等副座位，然后包租了整个车厢，只是到了19世纪才放权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的地位。名副其实的游客的欧洲人怎么能买得起亚洲经济列车上哪怕是二等车厢的车票呢？欧洲人想法没到钱，或者是偷钱，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抢到了钱。

〔德〕贡德·弗兰克 著
刘北成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CTP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1400年到1800年，中国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它的这种更为核心的地位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表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这种位置和角色的现象之一是，它吸引和吞噬了大约世界生产的白银货币的一半，以平衡中国几乎永远保持着的出口顺差。至少直到1800年为止，亚洲，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

——贡德·弗兰克

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由于没有完全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问题，那么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也就不可能有完满的答案。……以往许多学者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其研究对象实际上是历史上的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或者其他经济变化，而不是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若离开了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到底还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似乎没有人能说得清。

——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
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

*英国模式在欧洲不具有普遍意义

*欧洲模式在世界也不具有普遍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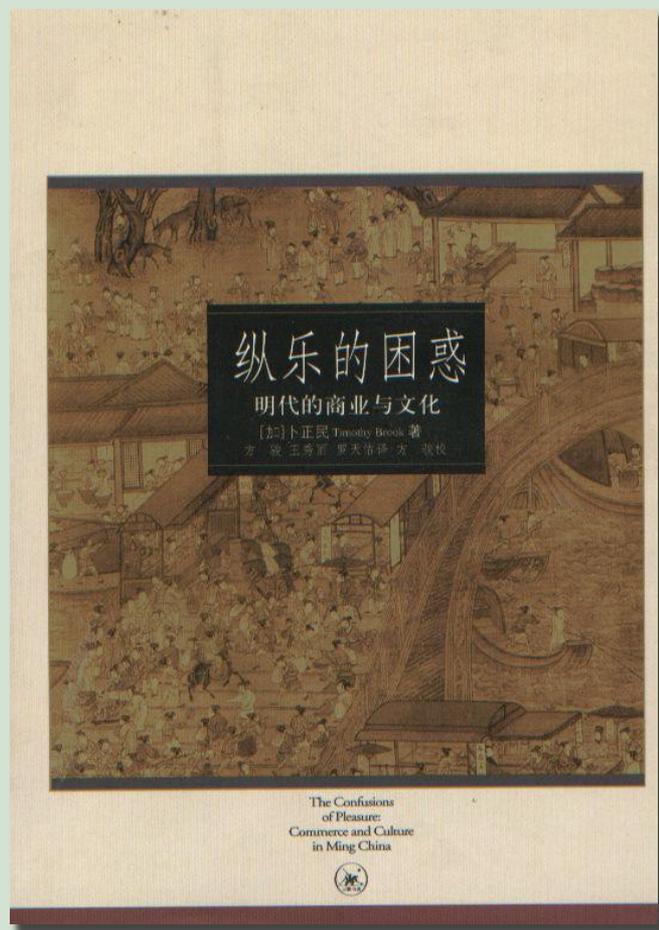
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化速度加剧，随之而来的则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以及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里，已经出现有相当数量的市民阶级。数量的市民阶级。

道光《苏州府志》卷一〇

记晚明苏州府志“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

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卜正民 著
《纵乐的困惑：明代
的商业与文化》

